

續資治通鑑

冊
五

卷之三

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二十一

起著雍敦牂十月盡屠維協洽五月凡八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八年

金天眷元年

冬十月甲寅朔金以御前管句契

丹文字德固爲參知政事

丙寅金主封叔宗強爲

紀王宗敏爲邢王太宗子和魯布等

舊作斛魯補今改

十三人

皆爲王

金自晉王宗翰歿後太師宗磐日益跋扈

嘗與太傅宗幹爭論于金主前卽上表求退完顏勗

曰陛下富于春秋而大臣不協恐非國家之福金主

因兩解之宗磐愈驕恣又嘗于金主前拔刀向宗幹

都點檢蕭仲恭呵止之己巳金主始禁親王以下佩
刀入宮 辛未金定封國制 癸酉金以東京留守
宗雋爲尙書左丞相兼侍中封陳王宗雋入朝與宗
磐深相結 甲戌特進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兼樞密使趙鼎罷爲檢校少傅奉國節度使兩浙
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紹興府時秦檜黨侍御史
蕭振等屢以浮言使鼎自去鼎猶未深覺其客敕令
所刪定官方疇以書勸之曰見幾而作大易格言當
斷不斷古人深戒鼎乃引疾乞免殿中侍御史張戒
上疏乞留鼎否則置之經筵時檜力勸屈己議和鼎
持不可繇是卒罷鼎入辭從容奏曰臣昨罷相半年
蒙恩召還已見宸衷所向與鄉來稍異臣今再辭之
後人必有以孝悌之說脅制陛下矣臣謂凡人中無

所主而聽易惑故進言者得乘其隙而惑之陛下聖
質英邁見天下是非善惡謂宜議論一定不復二三
然臣甫去國已稍更改如修史本出聖意非羣臣敢
建言而未幾復罷此爲可惜臣竊觀陛下未嘗容心
特旣命爲相不復重違其意故議論取舍之間有不
得已而從者如此乃宰相政事非陛下政事也鼎行
檜奏乞同執政往錢樞密副使王庶謂鼎曰公欲去
早爲庶言鼎曰去就在樞密鼎豈敢與檜至鼎一揖
而去自是檜益憾之 丁丑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
韓世忠乞赴行在奏事先是徽猷閣直學士王倫旣
與烏凌阿思謀至金廷金主復遣簽書宣徽院事蕭
哲等爲江南詔諭使使來計事世忠聞之上疏曰金
人遣使前來有詔諭之名事勢頗大深思敵情繼發

重兵壓境逼脅陛下別致禮數今當熟計不可輕易
許諾其終不過舉兵決戰但以兵勢最重去處臣請
當之因乞赴行在奏事馳驛以聞上不許 戊寅樞
密副使王庶言間者金使之來大臣僉議或和或戰
所主不同臣忠憤所激輒爾妄發不量彼己之勢不
察時事之宜屢奏封章力請謝絕專圖恢復謂敵情
不可以仁恩馴服王倫之往必致稽滯今聞奏報已
還近境和議可決臣謀不逮遠智不通方伏望速賜
降黜或以適補執政闕員未便斥去乞卽特降處分
遇有和議文字許免簽書庶逃前後反覆有失立朝
之節己卯詔不許 十一月甲申翰林學士承旨孫
近參知政事 丙戌權尙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張九
成罷初趙鼎之未去也九成謂鼎曰金失信數矣盟

墨未乾以無名之師掩我不備今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彼誠能從吾所言十事則與之和當使權在朝廷可也鼎旣免檜謂九成曰且同檜成此事如何九成曰事宜所可九成胡爲異議特不可輕易以苟安耳它日與呂本中同見秦檜檜曰大抵立朝須優游委曲乃能有濟九成曰未有枉己而能正人檜爲之變色九成從容言於帝曰敵情多詐議者不究異日之害而欲姑息以求安不可不察會檜聞九成在經筵講書因及西漢災異事大惡之九成入見面奏曰外議以臣爲趙鼎之黨雖臣亦疑之帝問其故九成曰臣每造鼎見其議論無滯不覺坐久則人言臣爲鼎黨無足怪旣而九成再章求去帝命以次對出守檜必欲廢置之除祕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

丁亥詔榮州防禦使知閣門事藍公佐接伴大金人使過境俟接伴官右司員外郎范同等到日交割是日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復言恐金人詔諭之後遣使往來不絕其如禮物以至供餽賜予蠹耗國用財計闕乏贍國不給則經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望宣諭大臣委曲講議貴在得中以全國體

丙申徽猷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王倫至行在倫引疾乞在外宮觀不許仍令赴內殿奏事 庚子參知

政事孫近兼權同知樞密院事以樞密副使王庶累章求去故也庶奏曰臣切詳王倫之歸以爲和好可成故地可復皇族可歸上自一人下逮百執事皆有喜色獨臣愚闇不達事機早夜以思揣本齊末未見其可臣復有強聒之請別無它情止知愛君和之與

否臣不復論且以目今金人利害言之講和爲上遣使次之用兵爲下何以言之金人自破大遼及長驅中原幾十三年矣所得土地數倍漢唐所得珠玉子女莫知紀極地廣而無法以經理財豐而持勢以相圖又老師宿將死亡殆盡幼主權分有患失之慮此所以講和爲上也金人滅大遼蕩中原信使往來曾無虛日得志兩國專用此道矧自廢豫之後陰謀敗露杌隤不安故重報使人以安反側兼可以察我之虛實耗我之資糧離我之心腹怠我之兵勢彼何憚而不爲此所以遣使爲便也金人之兵內有牽制外多疑忌所用之人非若昔日之勇銳所簽之軍非若昔日之强悍前出後空或有覆巢之虞率衆深入不無倒戈之慮又淮上虛荒地無所掠大江浩渺未可

易渡諸將兵勢不同曩時所以用兵爲下也今彼所
行皆上策至爲得計吾方信之不疑墮其術中惟恐
不如所欲臣不敢效子胥出不祥之言殺身以立後
世之名於國何補惟陛下深思之速斷之無使後之
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天下幸甚臣蒙陛下過聽擢置
樞庭言雖忠而不適於時慮雖深而不明乎變愚魯
自信滯固不移臣亦自厭其遲鈍況它人乎兼自今
冬以來疾疹交作精神昏耗腳膝重腫若猶貪冒寵
榮不知退避罪戾之來所不可追陛下雖欲保全有
所不能伏望矜臣衰憊保臣始終俾解職事除臣一
在外宮觀差遣以便醫藥帝乃許之 辛丑詔大臣
遣使至境朕以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闕久稽
汛掃兄弟宗族未得會聚南北軍民十餘年間不得

休息欲屈己求和在庭侍從臺諫之臣其詳思所宜
條奏來上 寶文閣直學士知台州梁汝嘉試尚書
戶部侍郎 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言臣伏
讀宸翰鄰邦許和臣愚思之若王倫藍公佐所議講
和割地休兵息民事蹟有實別無誣同外國誑賺本
朝之意二人之功雖國家以王爵處之未爲過當欲
望聖慈各令逐人先次供具委無反覆文狀於朝以
爲後證如臣前後累具已見冒犯天威日後事成虛
文亦乞將臣重置典憲以爲狂妄之戒先是世忠數
上疏論不當議和帝賜以手劄曰朕勉從人欲嗣有
大器而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禁尙爾隔絕兄
弟宗族未遂會聚十餘年間民兵不得休息早夜念
之何以爲心所以屈己和戎以圖所欲賴卿同心其

克有濟卿其保護來使無致疏虞世忠既受詔乃復
上此奏詞意剴切由是秦檜惡之 甲辰樞密副使
王庶充資政殿學士知潭州庶論金不可和于道上
疏者七見帝言者六秦檜方挾金自重以爲功絀其
說庶語檜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全趙時而忘此敵耶
檜大恨庶又抗章求去乃有是命 中書舍人兼侍
講兼學士院句龍如淵試御史中丞時秦檜方主和
議力贊屈己之說以爲此事當斷自宸衷不必謀之
在廷帝將從其請而外論羣起計雖定而未敢舉行
如淵言於檜曰相公爲天下大計而羣說橫起何不
擇人爲臺官使盡擊去則相公之事遂矣檜大悟遂
擢如淵中丞人皆駭愕 侍御史蕭振權尙書工部
侍郎振乞留王庶故有是命 丁未樞密院編修官

胡銓上疏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敵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敵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金國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金人改慮猝而縛之父子爲虜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柰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人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金人藩臣之位乎且安知異時無厭之求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仇敵而使之拜則怫然怒堂堂大國相率而拜仇敵曾無童稚之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

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
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敵之情僞已可知矣陛下
尙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仇而不報含垢
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敵決可和盡如倫
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也況敵人變詐百出而
倫又以姦邪濟之則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
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
伸國勢凌夷不可復振可爲慟哭流涕長太息者矣
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尙不忍北面臣
敵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敵
勢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
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
矣倘不得已而用兵則我豈遽出敵人下哉今無故

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心腹大臣而亦然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爲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下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很愎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簽議可否是蓋恐天下議己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無正人吁可惜哉頃者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

書謾不敢可否一事檜曰敵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
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
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之矣嗚呼參贊大臣
徒取充位如此有如敵騎長驅尙能折衝禦侮邪臣
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
共戴天日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
留敵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
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
活耶 戊申接伴使范同奏金使遣人議過界帝曰
若使百姓免於兵革之苦得安其生朕亦何愛一己
之屈時上下洶洶上手劄付同塗中稍生事當議編
置旣而金使蕭哲與其右司侍郎張通古入境同北
向再拜問金主起居軍民見者往往流涕 辛亥樞

密院編修胡銓昭州編管銓之上書也都人喧騰數日不定帝語秦檜曰朕本無黃屋心今橫議若此據朕本心惟有養母耳於是檜與參知政事孫近言臣等比以金使及境各進愚計務欲接納適中可以經久朝廷之體貴在慎密不敢漏言聞銓上章歷詆蓋緣臣等識淺望輕無以取信於人伏望睿斷早賜誅責以孚衆聽詔答曰卿等所陳初無過論朕志固定擇其可行中外或致於憂疑道路未詳其本末至小吏輕詆柄臣久將自明何罪之有至是乃議責銓檜批旨曰北使及境朝廷夙夜講究務欲上下安帖貴得和議久遠銓身爲樞屬既有所見自合就使長建白乃狂妄上書語言凶悖仍多散副本意在鼓衆劫持朝廷可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送昭州編